

現實主義、地緣政治與俄烏戰爭*

唐欣偉**、張婷婷***

摘要

關於俄烏戰爭的起因，學界主要存在兩種解釋：一是強調俄國帝國主義的攻勢現實主義觀點；二是強調北約東擴的守勢現實主義觀點。本文比較後發現，純粹的攻勢現實主義無法解釋普京時期俄國與多數鄰邦的和平關係；而守勢現實主義雖能說明北約東擴對俄國安全的威脅，卻未解釋烏克蘭的特殊性。為此本文引入俄國歐亞主義的地緣政治視角，呈現出烏克蘭對俄的特別意義。本文結論指出，俄國對烏克蘭的入侵，應被理解為一個具進攻能力的國家，在特定安全威脅以及歐亞主義思潮驅動下的反應，而非短期內無限擴張的開端。本研究整合物質力量、安全環境與觀念論述的分析框架，為理解俄羅斯對外行為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

關鍵詞：心臟地帶、米爾斯海默、守勢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歐亞主義

* 謹此感謝審查人與編輯委員會費心提供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電子郵件：hsinweitang@ntu.edu.tw。

*** 銘傳大學國際事務碩士 / 外交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電子郵件：ttchang@mail.mcu.edu.tw。

壹、導論

俄軍於2022年2月下旬攻打烏克蘭，已造成雙方逾百萬人傷亡，城鎮受重創；戰爭與開戰後西方對俄的經濟制裁造成歐亞多國經濟損失；本土多年未見兵戈的歐洲人受到巨大心理衝擊（胡偉星，2022，頁10；潘偉華、辛翠玲，2022，頁119）。俄國的帝國主義很自然地被視為這場戰爭的起因（Oksamytna, 2023, pp. 497-512; Sonin, 2024, pp. 1-2），但許多學者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以下簡稱北約）向東擴大，也是促使戰爭爆發的原因（潘偉華、辛翠玲，2022，頁116；謝志淵，2022，頁1-4；Mearsheimer, 2022, pp. 12-27）。

不論將俄國開戰歸因於俄方侵略性或北約東擴，都屬現實主義或地緣政治學傳統（Moisio, 2022, p. 1）。主張俄方要負全責的人士將俄方描繪為如攻勢現實主義者一樣的侵略者。若北約東擴也要為戰爭爆發承擔部分責任，那俄國攻打烏克蘭既可被理解為攻勢現實主義者所述的追求權力，也可被視為守勢現實主義者所述的追求安全。後者未假定國家有內在侵略性，而偏好維持現狀（Waltz, 1979, p. 126）；前者主張強權總是伺機追求勝過對手的權力，而陷入恐懼的強權會採取特別強硬的措施來增進自身安全（Mearsheimer, 2001, pp. 29, 42）。若是以安全為主要目標，那麼俄國縱使在境外用兵，在地理範圍上也會有所節制；若是以權力為主要目標，那國家追求的就是區域甚至全球霸權（Mearsheimer, 2001, p. 2）。

有學者聲稱，俄國五百年來外交政策的特徵，就是增長的野心凌駕於能力之上。從伊凡四世（Ivan IV, or Ivan the Terrible）統治時代開始，該國日均擴張五十平方英里（Kotkin, 2016, p. 2），而蘇聯也像沙俄一樣擴張（Mearsheimer, 2001, p. 190）。1990年代的俄羅斯聯邦實力不如先前的蘇聯，而這時北約開始東擴使得俄國地緣政治環境惡化，北約軍事部署的前沿逐漸逼近俄國本土（楊育才，2002，頁199）。由於俄國實力有限，國際關係學界直到2009年時仍然不甚關心「俄國再起」（Russia's resurgence）議題（Jordan et al., 2009, p. 80），可是2010年已有學者強調地緣政治的回歸，指出再起的俄國會衝擊歐洲安全，而該國主要關切的就是烏克蘭。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議題導致其與俄國關係緊繃，想改變歐洲現狀的俄國，要求外國認可在其勢力範圍之內的特殊利益（Larrabee, 2010, pp. 34, 37, 42,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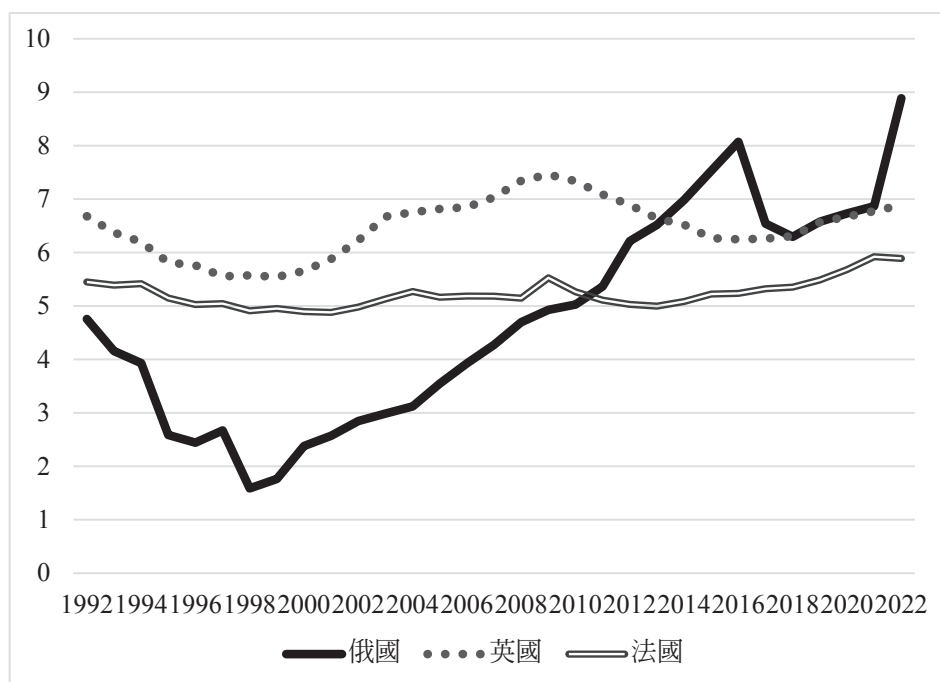
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指出，柯林頓政府（Clinton Administration）與共和黨政治人物為了國內政治利益，無視前政府的承諾以及國

防部長基於美國戰略利益的反對，讓北約組織東擴，破壞了美國在冷戰結束時所獲的地緣政治利益，使俄國由親美轉為反美。歐洲和平不是奠基於俄國的同意，而是奠基於俄國的衰弱。當俄國覺得自己夠強時，就會破壞該和平（Mandelbaum, 2016, pp. 68-74）。

上述各家說法顯示，早在2022年俄國大舉入侵烏克蘭，甚至在2014年兼併克里米亞之前，學界已開始關注「俄國侵略性」與「北約東擴」這兩個因素的影響。重視前者比較接近攻勢現實主義邏輯，強調後者則帶有守勢現實主義色彩。

不論如何，莫斯科的作為依循強權政治邏輯（Kotkin, 2016, p. 8）。俄羅斯聯邦在普京（Vladimir Putin，或譯為普丁、普金）時期，比葉爾欽（Boris Yeltsin）時期更強。葉爾欽時的軍事開支低於當時的英國或法國，但普京扭轉了軍費一度暴跌的現象，顯著增加軍事投資（Surowiec, 2021, p. 147），在2010年代前半，就已反超這兩個同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的西歐核武國家（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5）。

圖 1
俄羅斯聯邦與英、法軍費比較（1992-2022）



註：X軸代表西元年分，Y軸每單位代表百億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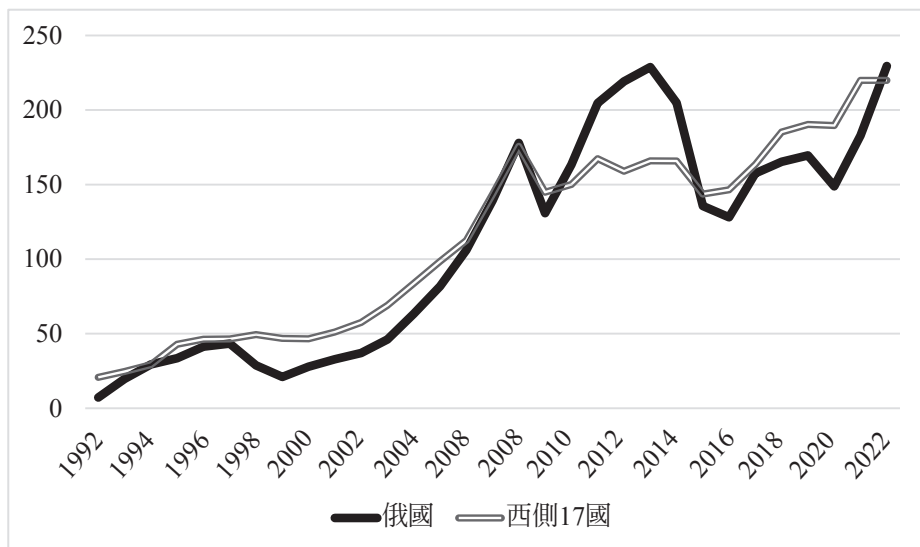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by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5.

俄國在普京時期的經濟表現也優於葉爾欽時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下簡稱IMF）統計顯示，七國集團（Group of Seven, G7）中任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都高於同時期葉爾欽統治下的俄國（IMF, 2025）。俄國在1990年代的絕對衰落與相對衰落都很明顯，1998年時還爆發了經濟危機，社會生產全面下滑，幣值重貶，國民經濟瀕臨崩潰，政府頻繁更迭，而普京是危機發生後一年內的第三位總理（姜毅等人，2004，頁6-7）。對大多數俄羅斯人來說，普京上臺前的十年「絕望、不確定且艱困」（加萊奧蒂，2020/2022，頁169）。直到21世紀初，俄國仍被視為衰落國家（Graham, 2002, p. 2; Olikier & Charlick-Paley, 2002, p. 5），難與西方為敵。

普京以振興俄羅斯為工作出發點（姜毅等人，2004，頁24），在掌政初期就已扭轉先前國內實質生產毛額幾乎連年衰退的局面（洪美蘭，2016，頁92-93）；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已有學者指出普京時期的俄國無庸置疑在崛起（Wu, 2009, pp. 117-162）。截至大舉攻入烏克蘭前的2021年，普京的俄國之整體經濟成長速度高於G7中的任何一國（IMF, 2025）。有學者稱「普京的國際戰略觀在全球金融危機後發生變化，俄羅斯增強，美國和西方衰落，這是俄羅斯重振輝煌的良機，開始……阻止烏克蘭加入北約」（胡偉星，2022，頁7）。

圖 2

俄羅斯聯邦與其西側17國國內生產毛額總和比較（1992-2023）



註：X軸代表西元年分，Y軸每單位代表百億美元。「西側17國」依2022年國內生產毛額大小排列，依序為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烏克蘭、斯洛伐克、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立陶宛、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喬治亞、阿爾巴尼亞、摩多瓦、北馬其頓、蒙特內哥羅。

資料來源：“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by IMF, 2025.

雖然俄國國內生產毛額若不經購買力平價調整，仍未能趕上英國或法國，但已在普京任內，超越了以波蘭為首的俄國西側17個在冷戰時期，屬共產主義陣營的國家，包括自1999年至2021年間所有新加入北約的國家，以及烏克蘭、喬治亞、摩多瓦這三個前蘇聯共和國。我們可以在圖2看出此一事實。

有波蘭學者在計算國內生產毛額、人口、領土面積、軍費與現役士兵數後指出，俄國的經濟、軍事與地緣政治實力在全世界的占比於2000年時跌到谷底，但至2010年時已倍增，而同時期的G7國家則大多下跌（Surowiec, 2021, pp. 144, 149-152）。

總之，普京擁有比葉爾欽更強的物質力量，更有能力發動戰爭。對烏開戰的是普京而非葉爾欽，符合現實主義預期。將俄國界定為殖民帝國的學者點出，俄國是在其力量達到高峰的2013年後開始入侵烏克蘭（Oksamytna, 2023, p. 502）。但是如前所述，現實主義研究傳統中，強調攻勢與守勢的兩個派別，對俄烏戰爭的起因有不同看法。前者凸顯俄國的進攻性，後者重視北約東擴對俄的刺激。本文在第二部分對這兩種解釋進行比較。

貳、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對俄烏戰爭的解釋

一、攻勢現實主義

米爾斯海默列出了攻勢現實主義的五項基礎預設：國際無政府狀態、大國都有進攻用的軍力、無法確認他國意圖、大國以生存為首要目標、大國是理性行為體。因此，大國會恐懼、自助，尋求權力極大化。大國會在條件有利時，動用武力改變現狀，為了獲取權力而犧牲他國利益。世界政治中的衝突與戰爭會持續不斷。大國可利用戰爭擴權，奪取對手的資源（Mearsheimer, 2001, pp. xii, 2-3, 30-32, 147-152）。依此，有進攻能力的俄國攻打實力顯然遠不如己的烏克蘭，十分自然。

但直接套用上述理論來解釋2022年起的俄烏戰爭，也很容易遭遇質疑。首先，攻勢現實主義的適用者不應僅限於俄羅斯，可是不論是比俄國更強的美國，或其他大國，截至2026年初，都未曾出兵兼併另一個聯合國會員國領土。依米爾斯海默的論述，美國做為區域霸權，會維持現狀而非動武征服（Mearsheimer, 2001, pp. 2, 141, 236），至於蘇俄則與日本、德國、義大利同被列為攻勢現實主義範例（Mearsheimer, 2001, pp. 168-233）。這四國正好也曾是美國在20世紀的敵國。

學者在強調俄國侵略性，並以之解釋俄烏戰爭時，往往無須支持攻勢現實主義的普世性，而只要論述俄國具有攻勢思維即可，例如凸顯領導者普京個人因素

(Kuzio, 2022, pp. 40-51) 或俄羅斯人對烏克蘭人的優越感 (Oksamytna, 2023, pp. 497, 504)。也有學者比較深入地論及俄國歷史悠久的帝國擴張傳統與原始而陳舊的個人化政權結構的影響 (Sonin, 2024, pp. 3, 6)。¹

引入「優越感」或「政權結構」這樣的非結構現實主義因素，可避免上述第一項質疑，將俄國與2025年之前的美國分開。米爾斯海默還指出，西方人普遍認為普京要征服的國家不僅限於烏克蘭，但沒有任何證據支持普京「要兼併整個烏克蘭」或「要征服烏克蘭以外的國家」(Mearsheimer, 2022, p. 14)。這樣就引出了對攻勢現實主義解釋的另一個質疑：為什麼俄國只出兵占領烏克蘭的領土，卻沒有對其他較弱的鄰國採取類似行動。除了擁核的中國、北韓，以及已加入北約的國家之外，喬治亞、白羅斯、哈薩克、亞塞拜然、蒙古或2023年之前的芬蘭顯然都無法抵抗俄軍。可是1991年後的俄國並沒有占領這些國家的領土，即使對曾經兵戎相見的喬治亞也是如此。烏克蘭對俄國來說顯然有特殊性。

米爾斯海默認為普京的目標並不是兼併全烏克蘭，而是要避免該國成為西方侵俄的跳板。入侵的俄國士兵僅19萬，完全不足以征服烏克蘭，而且主要征服的區域限於東側與南側。俄國沒有能力征服烏克蘭全境，更遑論其他東歐國家。美國要將烏克蘭納入北約，是危機爆發的真正原因，而在危機爆發後將普京描繪為帝國主義者，則可撇清己身的責任 (Mearsheimer, 2022, pp. 15-18)。

已有學者指出，米爾斯海默仍同意俄羅斯民族主義與普京要改變現狀的觀念等因素，促發了烏克蘭危機，不過其對俄烏衝突的論述，偏離了他早先的攻勢現實主義主張 (Edinger, 2022, pp. 1875-1876)，而沾染了守勢現實主義的色彩。

二、守勢現實主義

與攻勢現實主義者同樣預設國際無政府狀態的守勢現實主義者，不認為國家會追求權力極大化，而會追求安全極大化 (Waltz, 1979, p. 126)。因此，國家傾向維持現狀。相較於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更適合解釋俄羅斯為什麼沒有攻打蒙古、哈薩克、亞塞拜然、白羅斯，或是加入北約前的芬蘭。儘管俄國相較於其他國家，似乎更常展現攻勢，可是對大多數鄰國仍採維持現狀的守勢，無論它們是否

¹ 「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敘事對於強化普京政權至關重要，因為它為公共支出與公共行政的軍事化提供了正當性。在預算支出方面，軍事化使得靠近權力中心的人更容易獲利。首先，一個國家越是軍事化，資金分配就越多地由最高層決策。其次，軍事支出是對社會最不透明、最缺乏問責的部分。在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這演變為透過國防訂單餵養其核心圈子與忠誠派…一個需要軍事擴張的國家更容易接受議會角色的削弱、安全機構權力的擴張、以及對個人自由的限制」 (Sonin, 2024, pp. 11-12)。

有能力自保。

北約東擴可以被視為美國在採取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極大化行爲：美國用透過外力的制衡方式（external balancing）來擴大對俄的優勢。俄國安全環境惡化，所以攻打烏克蘭以防止己方的安全受到進一步危害。強調北約東擴後果者，雖然未必盡屬於守勢現實主義陣營，卻富有守勢現實主義者重視安全目標的色彩。諸如稱「以美國爲首的北約違反承諾、五次東擴……把一個大國逼到牆角，這是俄烏衝突爆發的深層原因」（胡偉星，2022，頁1）；將「俄羅斯對北約東擴與單極世界的不滿」視為開戰的外部因素（潘偉華、辛翠玲，2022，頁116），皆屬此類。

以攻勢現實主義者米爾斯海默的說法爲例，「美國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的政策，被普京及其同僚視為生存威脅。儘管俄國多年來不斷提及此事，拜登政府卻不願採外交手段消弭此威脅，反而在2021年重申讓烏克蘭進入北約。於是普京在2022年以入侵烏克蘭的方式回應」（Mearsheimer, 2022, pp. 12-13）。在此論述中，採取攻勢的是美國，而採取守勢的是俄國，這與米爾斯海默早先主張美國會維持現狀的論述不一致，而且遭到支持烏克蘭主權者的批評，被認為是在合理化失敗主義，讓烏國接受俄國的主張（Edinger, 2022, p. 1873）。

雖然米氏在美國內外都有很高的知名度，但他也知道西方主流媒體與政客的論述與他截然不同。集中歸咎於俄國的攻勢，以美國爲首的西方即無須對俄烏戰爭負責；若北約東擴也是誘發戰爭的原因，那麼西方與俄國都有責任。米爾斯海默對俄國威脅的評估，以及對俄國譴責的強度往往低於其他西方人士。

假如普京要依攻勢現實主義邏輯選擇進攻烏克蘭的時機，那麼在與俄國關係較友好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同時在位的時期用兵，應該比2022年更爲有利。俄國在烏克蘭已經與北約開始合作，並很可能即將加入北約的時刻發動入侵，更接近守勢現實主義而非攻勢現實主義的邏輯。

表 1
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在解釋俄烏戰爭時的適用性與侷限性

現實主義流派	適用性	侷限性
攻勢	可解釋普京於實力增強後攻打弱於己方的烏克蘭之行動	不能解釋俄國與大多數較弱鄰邦之間的長期和平，對於出兵時機的把握也不夠精確
守勢	可解釋俄國與大多數鄰國間的和平以及出兵時機	淡化俄國的侵略性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節內容整理。

有將俄國界定為殖民侵略者的學者，以「芬蘭加入北約，卻未引起俄國同樣的強烈回應」為依據，反駁「北約擴張觸發俄國回應」的說法（Oksamytna, 2023, p. 501）。但對俄國而言，芬蘭的重要性不及烏克蘭，此差異正是理解俄烏衝突的關鍵。在此需要引入地緣政治思想，對於高度簡約抽象的結構現實主義進行必要的補充。本文第三部分將詳細分析西方古典地緣政治學者的觀點，並與當代俄國地緣政治思想，特別是歐亞主義進行對比，以判斷烏克蘭的特殊地位。

參、西方與俄國地緣政治學者對俄相關敘述

地緣政治學說的發展與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一脈相承，地緣政治關係即是國家權力關係的一部分（胡偉星，2022，頁3）。湧現於新帝國主義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廣為政治人物信奉的19-20世紀古典地緣政治學說即蘊含攻勢現實主義（Tang, 2013, p. 91），例如主張海上擴張的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思想與主張陸上擴張的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思想。在此依時間先後陳述各地緣政治論述中涉及俄國的部分。

一、馬漢成名作中對俄國的論述

馬漢成名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出版後逾百年，仍在形塑美國戰略（Stavridis, 2017, p. 316）。俄國除在概論中被提及外，主要集中出現在18世紀的戰爭，特別是與瑞典關於波羅的海的鬥爭中。

（一）關於歷史與地理的概論

馬漢提到歷史對戰略研究和戰爭原理的啟發時，將羅馬共和末期西側屋大維（Octavius）與東側安東尼（Antony）在阿克提姆（Actium）的海戰、1571年由教皇倡導，主要由西班牙帝國和威尼斯共和國組成的神聖同盟（Holy League）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之間的勒班陀（Lepanto）海戰，以及1854年英法聯軍進入黑海與俄國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相提並論，並做出如下斷言：

海權集中在西方的英國和法國，但俄國若有機會增進對黑海盆地的控制，那就會改變影響海權的現有戰略條件。現在若西方列陣對抗東方，英法將

直奔黎凡特（Levant），不會遇到任何對手，就像它們在1854年以及英國在1878年所為（Mahan, 1890, p. 13）。

上述斷言不難套用到2022年以降的情勢，甚至可說是一種預示：海權集中在西方的美國，但俄國若控制（在黑海北側的）烏克蘭就會改變現有的戰略條件。若西方列陣對抗東方的俄國（與伊朗），美國將直奔（位於黎凡特的）以色列。其實英國國防大臣在2022年2月下旬，俄國大舉進攻烏克蘭之際就曾宣稱，英國總是可以像在克里米亞戰爭時那樣，再次痛擊俄國（Coleman, 2022）。

馬漢在上述引文中將俄國劃分到東方陣營，和西方對立。儘管如今美國已取代英國的首強地位，可是東西陣營的劃分以及將俄國劃入東方，與以北大西洋兩岸為核心的西方對立的敘事方式，仍和19世紀時馬漢的說法相同。另外，勒班陀海戰時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被馬漢畫歸東方，屬於基督宗教天主教陣營的教皇、西班牙與威尼斯被劃歸西方；而在克里米亞戰爭時以基督宗教立場對土開戰，並在該世紀初主導創建基督宗教國家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的俄國，卻被支持土耳其的英法打敗，而且被馬漢列為東方國家。

表 2

馬漢對勒班陀海戰與克里米亞戰爭之東西方陣營的劃分

	西方	東方
1571年勒班陀海戰	教皇、西班牙、威尼斯	奧斯曼土耳其
19世紀克里米亞戰爭	英國、法國、（土耳其）	俄國

資料來源：《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p. 13), by A. T. Mahan, 1890,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從表2可以看出，土耳其在勒班陀海戰與克里米亞戰爭中，分別被劃歸東方與西方陣營。在馬漢原文中，這並不明顯。因為他提到克里米亞戰爭時，沒有具體點出土耳其和英、法處於同一陣營，而只寫到1854年英法聯軍進入黑海，卻未提1853年俄土之間已經爆發了包括一連串戰事。在馬漢的敘事中，克里米亞戰爭是起於俄國可能擴張至黑海盆地，於是英法派軍阻止。這是常見的說法（Gooch, 1956, p. 33），且有事實基礎。但俄國對土動武也有「保護聖地基督教徒」的理由（馬肯吉、庫朗，1993/1995，頁513-514；賀允宜，2004，頁362-366；Tsygankov, 2012, pp. 197-199）。英國對於沙皇的立場既不理解也不支持（Tsygankov, 2012,

p. 199)。若是以信基督宗教作為歸屬西方的條件，那麼俄國可以自認為屬於西方，只是後者不認同。

在講到政府性質與政策對海權的影響時，馬漢聲稱英國堅定維持海權，其艦隊在波羅的海牽制彼得對瑞典的圖謀，在沙皇企圖打造成俄國湖泊之海域，維持權力平衡（Mahan, 1890, p. 62）。在此俄國被描繪成想要壟斷波羅的海的國家，而實際壟斷海上霸權的英國則被描繪為權力平衡的維持者。

（二）彼得的俄國與瑞典、英國在波羅的海的鬥爭

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War of the Spanish Succession）時，俄國與瑞典交戰：

沙皇看到瑞典筋疲力盡，便打算徹底征服瑞典。波羅的海地區的權力平衡被破壞，成為俄羅斯的湖泊，這對英國和法國都不利……英法進行外交干涉，而英國也派了艦隊……最後在英國加入瑞典艦隊後，沙皇撤回了他的艦隊。次年英國更有效的干預……讓沙皇目睹英國海權的效率而同意議和……在1721年的和約中，瑞典放棄了愛沙尼亞等波羅的海東岸的省分（Mahan, 1890, pp. 237, 239-240）。

在馬漢的敘事中，彼得的俄國對瑞典的擴張作為很符合後世所謂的「攻勢現實主義」。雖然同一時期的瑞典與英國也都採取攻勢，但在當時的俄英瑞三角關係中，綜合實力最強的英國扮演離岸平衡者，協助三方中最弱的瑞典來對抗俄國。這與2022至2024年美英陣營協助烏克蘭對抗俄國的模式相同。

我們可以進一步將馬漢與其他學者對彼得一世的敘述加以比較。在歷史學家里博（Alfred J. Rieber）的敘事中，伊凡四世的俄國與瑞典、波蘭等國在波羅的海一帶角力。擔心強大俄國出現在波羅的海地區的瑞典、丹麥於1560年發動第一次北方戰爭，瑞典占領芬蘭灣南部後擊退俄國，切斷後者通往波羅的海的交通。彼得一世的外交政策不只是一要打破瑞典、波蘭以及奧斯曼土耳其等國的障礙，更要扭轉在地緣文化上相對於西方的劣勢，希望和先前敵人簽約打造安全防禦帶，並且取得黑海和波羅的海內陸地區的自由商貿權（Rieber, 2014, pp. 294-297）。在此敘事中，採取攻勢擴張行動的不只是俄國，也包括瑞典在內。這強化了現實主義的普遍性，同時減弱了俄國的特殊性。

比較馬漢和里博，可看出馬漢對彼得的戰略目標過於誇大，宣稱其想「將波羅的海轉變為俄國的湖泊、徹底征服瑞典」；里博則稱其目標為「打造安全防禦帶、取得自由商貿權」。彼得取得的成果較接近後者，而與馬漢宣稱的目標差距甚遠，但所得已超越彼得的憧憬（土肥恆之，2016，頁113；馬肯吉、庫朗，1993/1995，頁320）。雖然馬漢將波羅的海稱為俄國的湖泊，但是該區制海權顯然在英國手中。在與瑞典的和約中，俄國歸還了曾占領的諸多芬蘭土地，但彼得自認為已達成目標。

18世紀初的歐洲甚至還有傳說稱彼得一世有侵略整個歐洲的計畫，至1775年時更以「彼得遺囑」之名流傳（杜正艾，2007，頁7）。雖然當彼得之女伊麗莎白（Elizabeth I Petrovna）女皇在位時，擁兵三十萬卻仍能自我克制（賀允宜，2004，頁231），但還是不能改變俄國好戰的形象。

二、拉采爾思想及其對俄國的論述

被稱為現代政治地理學之父的德國教授拉采爾，重視國家與土地的關係，認為國家要擴張領土（楊宗惠，1999，頁160），其思想被認為存活於俄羅斯的烏克蘭計畫、德國極右政治，以及美國億萬富豪的太空殖民狂熱中（Squire & Jackman, 2024, p. 14），也被與其同時的馬漢和其後的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與俄羅斯歐亞主義者採擇（彼得羅夫，2003/2008，頁20）。自拉采爾和麥金德起，俄國就吸引著地緣政治研究者的注意（葛漢文，2012，頁125）。

拉采爾認為，當時統治世界的強權是英國，與俄國、中國、美國、巴西這幾個領土廣大的國家，共同占據地表面積之半。即使如俄國之大，也得擴張到太平洋與大西洋岸方能成為世界帝國，因為唯有通過海洋才能抵達西半球與南半球。由於地表面積有限，俄國若要擴張就不得不與英國或中國衝突（Ratzel, 1897, pp. 299-300）。

拉采爾將俄國與美國相提並論，特別強調其面積與力量（1897, p. 308; 1898, pp. 449-450, 457）；肯定這兩國為了戰爭而修築道路或運用鐵路與電報（1898, pp. 450-451）；土地開發速度比道路修築的速度更快（1898, p. 455），而且俄國擴張到黑海與美國擴張到太平洋都是一種強化（1898, p. 461）。

若是透過1890年代地緣政治學先驅的眼光來觀察2014年與2022年起的俄烏衝突，那麼馬漢式的觀點會認為爭奪的重點是像克里米亞這樣有港口的沿海地區，而拉采爾式的觀點則會認為只要是領土擴張都有其意義。

三、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及其對俄國的論述

有時被稱為地緣政治學之父的英國學者麥金德（杜德斌等人，2022，頁 674），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中稱，馬漢海軍戰略及政策之理論之所以能成立，是因陸地被一個單一而連續的海洋所分隔包圍。基督教世界的航海能力使其得以大幅擴張三十倍以上，包圍了曾威脅其生存的歐亞陸權國（Mackinder, 1904, pp. 432-433）。1900 年左右，各地大致都已被瓜分，而歐洲難以進一步擴張（Mackinder, 1904, pp. 421-422）。若參照先前拉采爾的說法，這時再擴張勢必讓彼此衝突。麥金德表示：一個引起反感的人有助於使其敵人團結，而歐洲文明就是在外部野蠻人的壓力下，反抗亞洲入侵的成果。歐洲政治地圖中最明顯的對比就是俄國占一半，而一群較小的西歐國家分占另一半（Mackinder, 1904, pp. 422-423）。麥金德將歐亞陸權國以及基督教世界對立，可讓人聯想到馬漢所述的奧斯曼帝國與天主教神聖同盟的戰爭、俄國與英法間的克里米亞戰爭，並將俄國與「野蠻人」、「亞洲」連在一起。麥金德與拉采爾都注意到俄國面積遠大於西歐國家，但在拉采爾著作中因領土擴張而有可能爆發的英俄衝突，在麥金德著作中被描繪成歐洲基督徒與亞洲野蠻人的衝突。

麥金德將歐亞大陸上不通舟楫，但即將布滿鐵路的大地稱為樞紐地區（pivot area）或心臟地帶（heartland），占有該區的俄國在北方以外的所有方向都可出擊或被攻擊。樞紐國向歐亞邊緣擴張，將能利用廣大的大陸資源造艦，締造世界帝國。在西歐從事海上擴張時，俄國也向西伯利亞擴張。穿越大陸的鐵路連接歐亞封閉的心臟地帶，遼闊的俄國有巨大潛力，發展出一個與海洋商業隔絕的經濟世界（Mackinder, 1904, pp. 433-434）。麥金德指出此一可能性，但包括彼得一世在內的許多俄國人其實並不希望如此，反而想加入該海洋商業世界。

與麥金德同時，而受拉采爾啟發的瑞典學者契倫（Johan Rudolf Kjellén）認為，國家要統一在一個擁有天然疆界，且內部和諧的區域內。由於海洋是最好的疆界，所以俄國與塞爾維亞這樣的陸權國會尋求拓疆到海濱（Kjellén, 1916, pp. 47, 54, 57-59，轉引自 Holdar, 1992, p. 312）。契倫也將俄國視為對瑞典的威脅（Holdar, 1992, p. 315）。總之，這些西方古典地緣政治學者都強調俄國的攻勢擴張特質。

四、俄國地緣政治學

有俄國學者將前述四人劃分為馬漢和麥金德的海洋派或海權派，以及拉采爾和

契倫的大陸派或陸權派（彼得羅夫，2003/2008，頁5），至於俄國本身的地緣政治思想流派則未必能簡單二分。該國主要有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與歐亞主義（Eurasianism）這三大發展路線，其中大西洋主義是向西發展，思想內涵於19世紀中左右成熟，主張俄羅斯具有歐洲屬性，要融入西方；斯拉夫主義重視東正教、共產主義等傳統文化，並有承繼東羅馬的大國意識；歐亞主義出現在1920年代，其內涵介於前兩者之間（連弘宜，2021，頁55-59），認為俄羅斯文明同時受到太平洋與大西洋文明的交互影響（連弘宜，2017，頁21-22）。

在歐洲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之後出現的歐亞主義者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強調俄羅斯是特殊的歐亞現象。該學派代表學者主張俄羅斯是一個發展空間、完整統一體，與拉采爾、契倫的概念相似，不同於盎格魯-薩克遜觀點（畢洪業，2005，頁47-50；楊永年，2019，頁40-41、52-53；Kotkin, 2016, p. 3）。從前述美英學者馬漢與麥金德的思想可知，俄國想融入西方會遭遇很大阻礙，但歐亞主義在蘇聯時期也因不符合馬列主義官方思想而受到壓制（楊永年，2019，頁1）。

以麥金德「心臟地帶論」為代表的古典地緣政治理論，為冷戰後俄國地緣政治思想的一大淵源。俄國地緣政治學者杜金（Aleksandr Dugin），將麥金德視為「在解釋世界政治歷史方面最大膽和最具革命性的學者」，稱其〈歷史的地理樞紐〉為解釋世界歷史規律最重要的地緣政治文本（杜德斌等人，2022，頁677；葛漢文，2012，頁128-129）。有學者指出，前述的歐亞主義主要就是來自麥金德觀點，其理論基礎就是心臟地帶論（杜德斌等人，2022，頁677）。

蘇聯瓦解後，共產黨從執政黨變成俄國在野黨，共產主義在俄國的影響力不及蘇聯時期。在上述三大路線中，由躲避共產革命而逃往西方的移民所創的歐亞主義，成為冷戰後俄國地緣政治思想的另一大淵源（葛漢文，2012，頁126），也被認為是普京強勢領導下最契合俄國利益的選擇（胡偉星，2022，頁7）。歐亞主義者稱俄羅斯廣闊的領土自古就是東西文明的撞擊點和結合部，兼具東西特性的俄羅斯不屬任何一方，而是獨特的歐亞文明共同體。包括瑞典、立陶宛、波蘭在內的西方國家是俄羅斯歐亞文明的大敵，常發動大規模入侵（葛漢文，2012，頁127）。

在1993年《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構想》提出前，相信俄羅斯屬西方的大西洋主義，與主張俄羅斯成為東西橋梁的歐亞主義之間，曾有一場理念之爭（劉蕭翔，2016，頁126）；該《構想》提出後，東西並重的「雙頭鷹政策」逐漸成形，其基礎思想即為歐亞主義。這是俄羅斯人對身為橫跨歐亞大陸大國的一種認同，一種蓄意營造的民族意識，影響到普京的對外政策（連弘宜，2017，頁21-22）。普京時

期所先後成立的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與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就有歐亞主義色彩。

兩次大戰期間的歐亞主義被稱為古典歐亞主義，而1990年代復甦的歐亞主義則被稱為新歐亞主義（楊永年，2019，頁4-5、40-44）。在蘇聯分裂瓦解後出現的後者，比前者更強調民族團結（楊永年，2019，頁13）。前文提及的杜金是新歐亞主義的代表學者，曾擔任俄國國會議長顧問（Dunlop, 2004; Laruelle, 2008, p. 11），常在報紙發表文章、參與高級別會議與脫口秀節目、經營網站並支持政治人物，在政界與學界都很有影響力。他自稱承繼歐亞主義傳統，並得到俄國右翼支持，調整其歐亞主義觀以配合當局的意識形態（Pradhan & Kakoty, 2024, pp. 39-40）。

杜金採擇了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地緣政治學與西方新右派思想（Dunlop, 2004; Laruelle, 2008, p. 115），批判自由主義、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以新歐亞主義取代古典歐亞主義（Dugin, 2009/2012）。杜金的歐亞主義是一種複雜政治意識形態，旨在建立一種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反西方主義，並且吸引俄羅斯以外的國家。透過將歐亞主義擴展至俄羅斯境外，杜金捨棄了古典歐亞主義中用以區分俄羅斯與西方的文化論述，轉而依賴反西方立場與其自身的地緣政治理論，來構建一個普遍性的運動（Pradhan & Kakoty, 2024, p. 41），其主張與俄國當局將歐亞空間納入俄國主導的戰略目標相符（Silvius, 2017, pp. 17, 106）。

杜金認為俄國戰略利益與歐亞大陸的戰略利益緊密相聯，強調「歐亞俄羅斯」的大陸性，與西方海洋文化或大西洋文化對立，認為陸權與海權的利益不可調和（畢洪業，2005，頁58；楊永年，2019，頁67）。他認為北約東擴就是在削弱心臟地帶（葛漢文，2012，頁133）。歐亞俄羅斯當前的主要戰略對手是大洋彼岸的美國，要構築獨立自主的大陸地緣政治力量，恢復已喪失的「近鄰」區域與在西方、南方出海口的影響力。這可通過歐亞大陸國家的反大西洋戰略聯盟來實現（畢洪業，2005，頁58-59）。此處的「近鄰」與「南方出海口」，直接指向烏克蘭，而烏克蘭被納入北約則會與歐亞主義的戰略目標直接衝突。

歐亞主義者反對向西方一邊倒（劉蕭翔，2016，頁126），北約東擴容易讓他們聯想到納粹德國、拿破崙法國以及更早的瑞典入侵。有瑞典學者認為，要重建大俄羅斯的普京是歐亞主義者中的擴張主義者，但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取得新領土，而是要防阻他者的影響。這可以解釋普京對烏克蘭、摩達維亞和喬治亞的政策（Nygren, 2008, p. 249）。

總之，杜金這樣的歐亞主義者確曾展現出一定程度的攻勢思想，但有特定地理

範圍限制。烏克蘭曾是歐亞經濟共同體的觀察員，而其位於黑海北岸，被劃為心臟地帶的一部分（杜德斌等人，2022，頁675），加入北約會嚴重危害俄國安全。對某些強調民族團結的新歐亞主義者而言，烏俄是應當團結的兄弟民族，而芬蘭等波羅的海諸國雖也曾是俄羅斯帝國的一部分，但顯然是外族。所以俄國對烏克蘭的執著程度更甚。西方古典地緣政治學與俄國特有的歐亞主義，都能解釋為什麼俄國會攻打烏克蘭，只是前者過度強調俄國的侵略性，而後者在凸顯出烏克蘭對俄國的特殊重要性之餘，淡化了俄國的侵略性。

表 3

西方古典與俄國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在解釋俄烏戰爭時的適用性與侷限性

思想派別	適用性	侷限性
西方古典	可以解釋俄國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誇大俄國的侵略性
歐亞主義	更能凸顯出烏克蘭對俄國的重要性	淡化俄國的侵略性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節內容整理。

肆、理論的比較與評析

一、現實主義理論的適用性與侷限性

關於俄烏戰爭的起因，西方的主流說法聚焦在俄國及其領導人的帝國野心，即攻勢現實主義者所述的權力欲。這與俄國擴張傳統以及西方古典地緣政治學論述相符。從物質力量角度切入，這可以解釋為何入侵烏克蘭的是較為強大的普京而非葉爾欽。如本文第一部分所示，普京時期的俄國軍費在2010年代前半已超越英法，經濟成長率在2000-2021年間高於任何G7成員，在某種程度上具備了發動戰爭的物質基礎。

不過，純粹的攻勢現實主義解釋存在明顯侷限。普京時期的俄國與大多數鄰邦都能維持和平，俄烏關係也並非一直不睦。俄國也沒有利用美、德對俄態度較友好的時機對外侵略。這些事實顯示，俄國並非一有機會就會攻打較弱的鄰國。我們要尋找一個比簡約的攻勢現實主義更全面的解釋框架。

包括米爾斯海默在內的國際政治學界，在不否定俄國侵略行爲的同時，指出了北約持續東擴對俄國安全環境造成的負面衝擊，而這也是促成後者動兵的因素。此

主張富守勢現實主義色彩，強調國家追求安全極大化而非權力極大化，也可以解釋為什麼普京能與沒有威脅到俄國安全的鄰邦維持和平。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曼德爾邦稱柯林頓政府讓北約東擴破壞了冷戰後的美國地緣政治利益。點出俄國安全感受到北約東擴的威脅，可以提供更具全面性的理解。

然而，守勢現實主義也無法完整解釋俄烏戰爭。芬蘭於2023年加入北約，卻未引起俄國同等程度的軍事回應，這顯示烏克蘭在俄國的戰略考量中有特殊地位。單純從「北約東擴威脅俄國安全」的邏輯出發，無法解釋為何俄羅斯對不同鄰國的反應有別。此外，守勢現實主義難以說明俄國為何選擇主動大規模入侵，而非純粹防禦性措施。這些疑問促使本文引入地緣政治論述的分析視角。

二、西方與俄國地緣政治論述的對比

當前西方對俄國的描述，與以英美為主的地緣政治學經典論述一致，往往特別強調俄國的擴張傾向與威脅性，卻淡化西方自身的類似舉措，而且過度放大俄羅斯的目標與野心。

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馬漢將俄國劃歸「東方」，與「西方」對立；麥金德將俄國與「野蠻人」、「亞洲」連在一起，視歐亞的樞紐國為對歐洲基督教文明的威脅。這些經典論述，形塑了西方將俄國視為「威脅」的長期敘事傳統。馬漢稱彼得一世想「將波羅的海轉變為俄國的湖泊、徹底征服瑞典」，但歷史學家里博的研究顯示，彼得的實際目標是「打造安全防禦帶、取得自由商貿權」。這種誇大俄羅斯野心的傾向，至今仍影響西方對俄羅斯行為的解讀。

歐陸學者拉采爾與契倫雖較少偏袒英美，仍將俄國描繪為領土擴張者。然而，拉采爾將俄國與美國相提並論，同時指出俄國與英美擴張的事實。在英美、歐陸、俄國這三者的論述中，德國學者拉采爾之說法較為全面，承認大國擴張的普遍性，而非將擴張特質獨歸於俄國。

至於俄國自身的地緣政治論述，則呈現截然不同的自我認知。冷戰後成為俄國主流思潮的歐亞主義，承繼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主張俄國是兼具東西特性的獨特歐亞文明共同體，不屬任何一方。歐亞主義者認為，西方國家是俄羅斯歐亞文明的大敵，常發動大規模入侵。這種「被侵略」的歷史記憶，與西方將俄國描繪為「侵略者」的敘事形成強烈對比。

以基督教為主要信仰的俄國，有理由自視為西方的一部分，且該國也有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思潮。然而，以英美為主的西方往往將俄羅斯視為他者甚至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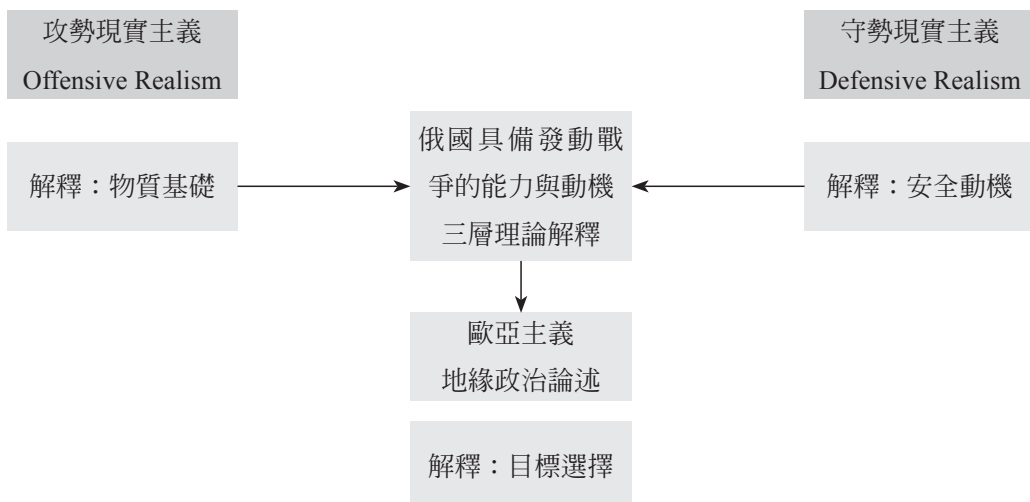
手，在凸顯俄國負面特質時，較少嘗試理解俄國歷史經驗與安全觀。如本文所述，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時以「保護聖地基督教徒」為由對奧斯曼帝國動武，但英國反而與穆斯林聯手打敗俄國。俄羅斯的大西洋路線窒礙難行，與西方觀點存在巨大落差，這加劇了雙方的安全困境與不信任感。

三、烏克蘭的特殊地位

以杜金為代表的新歐亞主義，強調「歐亞俄羅斯」的大陸性與西方海洋文化的對立，認為北約東擴就是在削弱心臟地帶，主張構築反大西洋戰略聯盟，恢復俄國在「近鄰」區域與南方、西方出海口的影響力。這雖然展現出一定程度的攻勢思想，卻有特定地理範圍限制。烏克蘭位於黑海北岸，被劃為心臟地帶的一部，加入北約會嚴重危害俄國安全。對某些強調民族團結的新歐亞主義者而言，烏俄是應當團結的兄弟民族，而芬蘭等波羅的海諸國雖也曾屬於俄羅斯帝國，但顯然是外族。所以俄國對烏克蘭的執著程度更甚於其他鄰國。從歷史經驗來看，烏克蘭曾是西方入侵俄國所經之地，也是彼得一世與瑞典軍的戰場，對俄國的意義重大。這使得烏克蘭加入北約很容易被俄羅斯視為難以容忍的威脅。

總之，在普京時期以歐亞主義為主流地緣政治思潮，希望控制歐亞心臟地帶，並自認為與烏克蘭有民族親近性的俄羅斯，在烏克蘭與持續東擴的北約組織愈來愈接近，甚至很可能成為北約成員之際，感受到強烈的不安與不滿。這是發動戰爭的

圖 3
俄國發動對烏戰爭的整合性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依據本節內容整理。

內在動機。而普京又擁有比其前任葉爾欽，或是西歐主要國家更多的物質資源。因此，2022年的軍事入侵應被理解為：當俄國具備了物質力量，在面對北約持續東擴帶來的安全威脅時，受到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影響，最終針對地位特別重要的烏克蘭發動一場「預防性」但具「攻勢性質」的軍事打擊。

伍、結論

一、研究發現

綜上所述，俄烏戰爭並非俄羅斯無限擴張的開端，而是其在特定安全壓力以及地緣政治思想下，試圖重劃紅線的激烈反應。本文透過系統性比較攻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以及西方與俄國的地緣政治論述，獲得以下主要發現：

第一，純粹攻勢現實主義無法解釋普京時期俄國與多數鄰邦的和平關係。雖然俄國具備發動戰爭的物質力量，也有擴張傳統，但普京不常對較弱的鄰國採取軍事行動。這顯示俄國的對外行為並非完全由權力極大化邏輯驅動。

第二，守勢現實主義對理解俄烏戰爭提供了重要補充視角。北約持續東擴確實惡化了俄國的安全環境。早在2010年，學界就已警告烏克蘭加入北約會引發俄國強烈反應。然而，芬蘭2023年加入北約卻未引起俄國同等程度的軍事回應，顯示單純的安全威脅邏輯仍不足以完整解釋俄國行為。

第三，烏克蘭在俄國安全與民族考量中占有特殊地位。從涉及民族情感與歷史記憶的歐亞主義地緣政治思想來看，烏克蘭對俄羅斯的重要性超過其他鄰國。這種特殊性是理解俄烏衝突的關鍵，也是結構現實主義需補充的面向。

第四，西方與俄國的地緣政治論述存在顯著落差。以英美為主的西方論述往往誇大俄國擴張野心，將其視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而俄羅斯歐亞主義論述，則強調自身的獨特性與被侵略的歷史經驗。此認知落差加劇了雙方的安全困境，並使俄國融入西方的大西洋路線窒礙難行，最終轉向以歐亞主義為主流的地緣政治思想。

二、理論貢獻

本文的理論貢獻在於，修正了僅從物質力或擴張性出發的單一因素解釋，提出一個整合性的分析框架，綜合物質力量（能力）、安全威脅（環境）以及地緣政治論述（觀念），來解釋俄國對外行動。

攻勢現實主義側重「能力」面向的解釋，說明普京的俄國具備發動戰爭之物質

基礎；守勢現實主義凸顯「環境」面向的解釋，指出北約東擴對俄羅斯安全的負面衝擊；地緣政治論述分析則提供了「觀念」面向的解釋，揭示出歐亞主義思想如何界定俄國的核心利益範圍與烏克蘭的特殊地位。三者結合，方能完整理解2022年的俄國為何在與鄰國維持多年和平關係後，入侵烏克蘭；而芬蘭雖然也與俄國接壤，卻未被賦予同等的重要性，因此其加入北約引發的反應程度較低。

三、政策啓示

未來在評估各大國的對外行動時，除了考量該國有無實力或擴張特質外，也宜深入了解該國之安全觀以及相關地緣政治敘事，以利找尋緩解安全困境的可能性。

具體而言，西方若能更深入理解俄國歐亞主義思想對「近鄰」與「心臟地帶」的界定，以及烏克蘭在俄國民族認同中的特殊地位，或許能在北約東擴政策上採取更審慎的做法，避免觸發俄國的威脅認知。同樣地，俄羅斯若能理解西方將其劃入「東方陣營」的歷史敘事根源，以及東歐諸國是出於對俄國擴張的恐懼而尋求加入北約，或許也能明白動用軍事手段可能使情況朝向對俄國更不利的方向演變，從而嘗試尋求更具建設性的溝通方式以解決紛爭。

本文對俄烏戰爭的分析，對於理解其他大國的行動也有啓發意義。與俄國同樣面對美國領導的軍事同盟之壓力的其他大國，截至2026年初仍未對其周邊的其他聯合國會員採取類似俄羅斯對烏克蘭那樣的軍事行動。這是因為其他大國缺乏像俄國那樣的物質力量？或是核心的安全利益尚未受到威脅？還是有其他的原因？比俄國更強的美國，在甚麼情況下，會向其他國家發動軍事攻擊？有沒有類似俄國歐亞主義那樣，有助於釐清美國或其他大國自身秉持的地緣政治思想？若要尋找緩解安全困境的可能途徑，避免重蹈俄烏戰爭覆轍，就宜思考上述問題，設法深入理解他方的安全觀與地緣政治論述，避免僅從物質力量對比或單方意圖評估局勢。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方向

本文的分析仍有若干限制。首先，本文主要聚焦於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主體性與北約內部決策過程著墨較少，未來可進一步補充這些面向。其次，本文採取敘事與論述分析，對歐亞主義思想在俄羅斯決策圈的實際影響力，缺乏基於官方檔案或訪談的直接證據。這有待未來更多檔案解密，或在可進行訪談之後進行驗證。第三，本文整合了攻勢、守勢現實主義與地緣政治思想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能否適用於俄國以外的國家，也需更多比較研究來檢驗其普遍性。

儘管如此，本文透過對於現實主義理論與地緣政治論述的比較，提供了一種可理解俄烏戰爭的更全面視角。在大國常對外動武的2020年代，更深入地理解大國的安全觀與地緣政治敘事，不僅有助於學術分析，更可以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讓決策者制定能維護和平與安全之政策。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加萊奧蒂 (Galeotti, M.) (2022)。俄羅斯簡史：從異教徒到普丁總統 (方偉達譯)。五南。(原著出版於2020) [Galeotti, M. (2022). *A short history of Russia: How the world's largest country invented itself, from the Pagans to Putin* (W.-T. Fang, Trans.). Wu-Nan Book Inc.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20)]
- 杜正艾 (2007)。俄羅斯外交傳統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Du, Z. (2007). *A study in Russian diplomatic tradition*.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杜德斌、易鑫磊、馬亞華、曹宛鵬、夏啓繁、李希雅 (2022)。「心臟地帶」理論與俄烏衝突。世界地理研究, 31 (4), 673-686。[Du, D., Yi, X., Ma, Y., Cao, W., Xia, Q., & Li, X. (2022). The heartland theory 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orld Regional Studies*, 31(4), 673-686.]
- 彼得羅夫 (Petrov, N.) (2008)。俄羅斯地緣政治：復興還是滅亡 (于寶林、楊冰皓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著出版於2003) [Petrov, N. (2008). *Eluosi diyuan zhengzhi: Fuxing haishi miawang* (B. Yu & B. Yang, Trans.).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3)]
- 姜毅、許志新、吳偉、李勇慧 (2004)。重振大國雄風——普京的外交戰略。世界知識出版社。[Jiang, Y., Xu, Z., Wu, W., & Li, Y. (2004). *Chongzhen daguo xiongfeng: Pujing de waijiao zhanlue*. World Affairs Press.]
- 洪美蘭 (2016)。經濟轉型發展。載於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 (編)，當代俄羅斯 (頁89-122)。五南。[Hong, M.-L. (2016). Jingji zhuanxing fazhan.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 *Contemporary Russia* (pp. 89-122). Wu-Nan Book Inc.]
- 胡偉星 (2022)。俄烏衝突、大國競爭與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的演變——以地緣政治學為研究視角。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 4 (2), 1-17。[Hu, W. (2022). Ewu chongtu, daguo jingzheng yu shijie diyuanzhengzhi geju de yanbian: Yi diyuanzhengzhixue wei yanjiu shijiao. *Asia-Pacific Security and Maritime Affairs*, 4(2), 1-17.] <https://doi.org/10.19780/j.cnki.ytaq.2022.4.2>
- 馬肯吉 (Mackenzie, D.)、庫朗 (Curran, M. W.) (1995)。俄羅斯、蘇聯與其後的歷史 (蔡百銓譯)。國立編譯館。(原著出版於1993) [MacKenzie, D., & Curran, M. W. (1995).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P. C. Tsai, Trans.). 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3)]

- 畢洪業（2005）。歐亞主義地緣政治觀與俄羅斯外交走向。載於馮紹雷、相藍欣（編），轉型中的俄羅斯對外戰略（頁44-69）。上海人民出版社。[Bi, H. (2005). Ouyazhuyi diyuan zhengzhiguan yu Eluosi waijiao zouxiang. In S.-L. Feng & L.-X. Xiang (Eds.), *Russia's foreign strategy in transition* (pp. 44-69).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連弘宜（2017）。普京時期的俄羅斯對外政策：實用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衝突與融合。五南。[Lien, H.-Y. (2017). *Russia'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utin era: Conflict and integration of pragmatism and nationalism*. Wu-Nan Book Inc.]
- 連弘宜（2021）。普京時期地緣戰略演變與地緣政治理論。載於蔡東杰、楊三億（編），國際關係理論與全球實踐（頁51-67）。五南。[Lien, H.-Y. (2021). Putin's geostrategy evolution and geopolitical theory. In T.-C. Tsai & S.-Y. Yang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global practice* (pp. 51-67). Wu-Nan Book Inc.]
- 賀允宜（2004）。俄國史。三民。[He, Y.-Y. (2004). *A history of Russia*. San Min Book Co., Ltd.]
- 楊永年（2019）。俄羅斯歐亞主義的地緣與認同分析：兼論中國的角色。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Yang, Y.-N. (2019). *An analysis of the geography and identity of Russian Eurasianism: A discussion on China's rol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楊育才（2002）。歐亞雙頭鷹：俄羅斯軍事戰略發展與現狀。解放軍出版社。[Yang, Y. (2002). *Ouya shuangtouying: Eluosi junshi zhanlue fazhan yu xianzhuang*. PLA Publishing House.]
- 楊宗惠（1999）。地緣政治研究今昔。師大地理研究報告，30，159-174。[Yang, T.-H. (1999). Geopolitical studies: Past and present. *Geographical Research*, 30, 159-174.]
- 葛漢文（2012）。冷戰後俄羅斯的地緣政治思想。國際政治研究，2012年（2），125-142。[Ge, H. (2012). Russia's geo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12(2), 125-142.] <http://niis.cass.cn/webpic/web/niis/upload/2012/11/d20121127134443288.pdf>
- 劉蕭翔（2016）。對外政策。載於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編），當代俄羅斯（頁124-156）。五南。[Liu, S.-S. (2016). Foreign policy. In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d.), *Contemporary Russia* (pp. 124-156). Wu-Nan Book Inc.]
- 潘偉華、辛翠玲（2022）。俄烏戰爭可能的影響綜析。理論與政策，25（1），115-122。[Pan, W.-H., & Shin, C.-L. (2022). Ewu zhanzheng keneng de yingxiang zongxi. *Theory and Policy*, 25(1), 115-122.]

謝志淵（2022）。2022年俄烏戰爭源起、戰略與對我國之啓示。國防雜誌，37（3），1-32。
 [Hsieh, C.-Y. (2022). The origin and strategy of Russian-Ukrainian War in 2022: Enlightenment to R.O.C. (Taiwan). *National Defense Journal*, 37(3), 1-32.] [https://doi.org/10.6326/NDJ.202209_37\(3\).0001](https://doi.org/10.6326/NDJ.202209_37(3).0001)

二、日文部分

土肥恆之（2016）。ロシア.ロマノフ王朝の大地。講談社。[Dohi, T. (2016). *Russia: The land of the Romanov dynasty*. Kodansha.]

三、西文部分

Coleman, J. (2022). The UK defense secretary boasted of British troops defeating the Russians about 170 years ago and said they ‘can always do it again’.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2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k-defense-minister-boasts-of-past-british-victory-over-russians-2022-2>

Dugin, A. (2012).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M. Sleboda & M. Millerman, Trans.). Arkto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9)

Dunlop, J. B. (2004). *Aleksandr Dugin’s foundations of geopolitics*. The Europe Center at Stanford, January 31. <https://tec.fsi.stanford.edu/docs/aleksandr-dugins-foundations-geopolitics>

Edinger, H. (2022). Offensive ideas: Structural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Putin’s War on Ukrain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8(6), 1873-1893. <https://doi.org/10.1093/ia/iia217>

Gooch, B. D. (1956). A century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2(1), 33-58. <https://doi.org/10.2307/1848511>

Graham, T. E. (2002). *Russia’s decline and uncertain recovery*.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oldar, S. (1992). The ideal state and the power of geography: The life-work of Rudolf Kjellen. *Political Geography*, 11(3), 307-323. [https://doi.org/10.1016/0962-6298\(92\)90031-N](https://doi.org/10.1016/0962-6298(92)90031-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25).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Retrieved April 2025, from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weo-database/2025/April>

Jordan, R., Maliniak, D., Oakes, A., Peterson, S., & Tierney, M. J. (2009). *One discipline or many?* TRIP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aculty in ten countries. Teaching,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TRIP) project.

- Kjellén, R. (1916). *Staten som livsform* (Polittska Handbaker III). Hugo Gebers Forlag.
- Kotkin, S. (2016). Russia's perpetual geopolitics: Putin returns to the historical pattern. *Foreign Affairs*, 95(3), 2-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kraine/2016-04-18/russias-perpetual-geopolitics>
- Kuzio, T. (2022). Why Russia invaded Ukraine.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1, 40-51. <https://www.jstor.org/stable/10.2307/48686695>
- Larrabee, F. S. (2010). Russia, Ukraine, and Central Europe: The return of geopolitic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63(2), 33-5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384333>
- Laruelle, M. (2008).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ook/russian-eurasianism-ideology-empire>
- Mackinder, H. J. (1904).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3(4), 421-437. <https://doi.org/10.2307/1775498>
- Mahan, A. T. (1890).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12th ed.).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13529/13529-h/13529-h.htm>
- Mandelbaum, M. (2016). *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arsheimer, J.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orton.
- Mearsheimer, J. J. (2022).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Ukraine war. *Horizo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1, 12-27.
- Moisio, S. (2022). Geopolitics of explaining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and the challenge of small states. *Political Geography*, 97, 1-3. <https://doi.org/10.1016/j.polgeo.2022.102683>
- Nygren, B. (2008). *The rebuilding of greater Russia: Putin'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e CIS countries*. Routledge.
- Oksamytna, K. (2023). Imperialism, supremacy, and the Russian invasion of Ukrain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44(4), 497-512. <https://doi.org/10.1080/13523260.2023.2259661>
- Oliker, O., & Charlick-Paley, T. (2002). *Assessing Russia's decline: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S. Air Force*. Rand Corporation. 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442.html
- Pradhan, R., & Kakoty, S. (2024). *Security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Roadmap for future cooper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 Ratzel, F. (1897). Studies in political areas. The political territory in relation to earth and contin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297-313. <https://www.jstor.org/stable/45210362>
- Ratzel, F. (1898). Studies in political areas. II. Intellectu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ffects of large area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4), 449-463.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61888>
- Rieber, A. J. (2014). *The struggle for the Eurasian borderlands: From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empires to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ilvius, R. (2017). *Culture, political economy and civilisation in a multipolar world order: The case of Russia*. Routledge.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5).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Retrieved February 2025, from <https://doi.org/10.55163/CQGC9685>
- Sonin, K. (2024). *Modern imperi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Beck Friedman Institute, September 16. <http://doi.org/10.2139/ssrn.4957888>
- Squire, R., & Jackman, A. (2024). *Political geography: Approaches, concepts, futures*. Sage Publications.
- Stavridis, J. (2017). *Sea power: The history and geopolitics of the world's oceans*. Penguin Press.
- Surowiec, K. (2021). The power metric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towards the G7 over the period 1992-2020.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8(4), 141-153.
- Tang, S. (2013).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ygankov, A. P. (2012).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ddison-Wesley.
- Wu, Y.-S. (2009).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and Studies*, 45 (1), 117-162.

Realism, Geopolitics, and the Russo-Ukrainian War

*Hsin-wei Tang** *Ting-Ting Chang***

Abstract

Regarding the causes of the Russo-Ukrainian War, the literature offers two dominant explanations: one emphasizing Russian imperialism from an offensive realist perspective, and the other highlighting NATO expansion from a defensive realist perspective. 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 purely offensive realist perspective cannot explain Russia's peaceful relations with most of its neighbors during the Putin era. While defensive realism helps account for the security threat posed by NATO expansion, it struggles to explain Ukraine's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to Russia. To address this gap, the article introduces the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of Russian Eurasianism, presenting the special significance of Ukraine to Russia. It concludes that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the response of a state with offensive capabilities, reacting to specific security threa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urasianist thought, rather than as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campaign of unlimited expansion in the short term. By integrating material capabilities,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ideational factors into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is study offers a mor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Russian foreign policy behavior.

Keywords: heartland, Mearsheimer, defensive realism, offensive realism, Eurasianism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hsinweitang@ntu.edu.tw

** Assistant Profess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ster's / Diplomacy Bachelor's Program, Ming Chuan University.
Email: ttchang@mail.mcu.edu.tw